

三
國
志

二十

後主傳第三

蜀書

國志三十三

後主傳

卷之三十三

七

七

後主諱禪字公嗣先主子也建安二十四年先主爲漢中王立爲王太子及即尊號冊曰惟章武元年五月辛巳皇帝若曰太子禪朕遭漢運艱難賊臣篡盜社稷無主格人羣正以天明命朕繼大統今以禪爲皇太子以承宗廟祇肅社稷使使持節丞相亮授印綬敬聽師傳行一物而三善皆得焉可不勉與禮記曰行一物而三善者惟君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鄭玄曰物猶事也

三年夏四月先主殂于永安宮五月後主襲位於

成都時年十七尊皇后曰皇太后太赦改元是歲魏黃初四年也

魏略曰初備在小沛不意曹公卒至皇

西入漢中爲人所賣及建安十六年關中破亂扶風人劉括避亂入漢中買得禪問知其良家子遂養爲子與娶婦生一子初禪與備相失時識其父字玄德比舍人有姓簡者及備得益州而簡爲將軍備遣簡到漢中舍都邸禪乃詣簡簡相檢訊事皆符驗簡喜以語張魯魯乃洗休送詣益州備乃立以爲太子初備以諸葛亮爲太子太傅及禪立以亮爲丞相委以諸事講亮曰政由葛氏祭即寡人亮亦以禪未聞於政遂惄內外臣松之案二主妃子傳曰後主生於荊州後主傳云初即帝位乍十七則建安十二年生也十三年敗於長阪備棄妻子走趙雲傳曰雲身抱弱子以免即後主也如此備與禪未嘗相失也又諸葛亮以禪立之明年領益州牧其年與王濬杜微書曰朝廷今年十八與禪傳相應理當非虛而魚豢云備敗於小沛禪時年始生及奔荊州能識其父字玄德計當五六歲備則敗於小沛時建安五年也至禪初立首尾二十四年禪應過三十矣以事相驗理不得然此則魏略之妄說乃至二百餘言異也又案諸書記及諸葛亮集亮亦不爲太子太傅

建興元年夏牂牁太守朱聚擁郡反

魏氏春秋曰初益州從事常房

行部聞襄將有異志收其主簿案問殺之襄怒攻殺房誣以謀反諸葛亮誅房諸子徙其四弟於越雋欲以安之亮猶不悛改遂以郡叛應雍閻臣松之案以爲房爲襄所誣執政所宜澄察安有妄殺不辜以悅姦慝斯殆妄矣

先是益州郡有大姓雍閻反流太守張裔於吳據郡不賓越雋夷王高定亦背叛是歲立皇后張氏遣尚書郎鄧芝固好於吳吳主孫權與蜀和親使聘是歲通好

二年春務農殖穀閉關息民

三年春三月丞相亮南征四郡四郡皆平改益州郡爲建寧郡分建寧永昌郡爲雲南郡又分建寧

牂牁爲興古郡十二月亮還成都

四年春都護李嚴自永安還住江州築大城

今巴郡故城是諸葛亮集載禪

五年春永相亮出屯漢中營訥北陽平右馬

三月下詔曰朕聞天地之道福仁而禍淫善積者昌惡積者喪古今常數也是以湯武脩德而王桀紂極暴而亡曩者漢祚中微網漏凶慝董卓造難震蕩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殘剥海內懷無勇之心子不孤豎敢尋亂階盜據神器更姓改物世濟其凶當此之時皇極幽昧天下無王則我帝命殞滅于下昭烈皇帝體明徽之德光演文武應乾坤之運出身平難經營四方人鬼同謀百姓與能兆民欣戴奉順符識建位易號不承天序補弊興衰存復祖業膺誕皇綱不墜于地萬國未定早壯遐徂朕以幼冲繼統鵠基未習保傳之訓而嬰祖宗之重六合壅否社稷不建永惟所以念在匡救光載前緒未有攸躋朕甚懼焉是以夙興夜寐不敢自逸每崇菲薄以益國用勸分務穡以阜民財授方任能以參其聽斷私降意以養將士欲奮劒長驅指討凶逆朱旗未舉而不復殞喪斯所謂不然我薪而自焚也殘類餘貔又支天禍恣睢何洛阻兵未弭諸葛丞相弘毅忠壯忘

身憂國先帝託以天下以戢朕躬今授之以旄鉞之重付之以
專命之權統領步騎二十萬衆董督元戎翼行天罰除患寧亂
克復舊都在此行也昔項籍拏一彊衆跨州兼土所務者大然
卒敗垓下死於東城宗族如焚爲笑千載皆不以義陵上虐下
故也今賊效尤天人所怨奉時宜速庶憑炎精祖宗威靈相助
之福所向必克吳王孫權同恤灾患潛軍合謀掎角其後涼州
諸國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餘人詣受節度
大軍北出便欲率將兵馬奮戈先驅天命既集人事又至師貞
勢并必無敵矣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尊而且義莫敢抗也故
鳴條之役軍不血刃收野之師商人倒戈今於麾首路其所經
至亦不欲窮兵極武有能棄邪從正簞食盡以迎王師者國
有常典封寵大小各有品限及魏之宗族支葉中外有能規利
害審逆順之數來詣降者皆原除之昔輔果絕親於智氏而蒙
全宗之福微子去殷顓伯歸漢皆受季士之慶此前此之明驗
也若其迷沈不反將助亂人不式王命戮及妻孥固有攸赦廣
宣恩威貸其元帥弔其殘民他如詔書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
使稱朕意焉

六年春亮出攻祁山不克冬復出散關圍陳倉糧

盡退魏將王雙率軍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還漢

中

七年春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遂克定二郡冬亮
徙府營於南山下原上築漢樂一城是歲孫權稱
帝與蜀約盟共交分天下

八年秋魏使司馬懿由西城張郃由子午曹真由
斜谷斜余奢反欲攻漢中亮待之於城固赤坂大
雨道絕首尋等皆還是歲魏延破魏雍州刺史郭淮
于陽谿徙魯王永爲甘陵王梁主理爲安平王皆
以魯梁在吳分界故也

九年春二月亮復出軍圍祁山始以木牛運魏司

馬懿張郃救祁山夏六月亮糧盡退軍郃追至青

封與亮交戰被箭死秋八月都護李平廢徙梓潼

郡

漢晉春秋曰冬十月江陽至江州有鳥從江南飛渡江北不能達墮水死者以千數

十年亮休士勸農於黃沙作流馬木牛畢教兵講武
十一年冬亮使諸軍運米集於斜谷口治斜谷邸
閣是歲南夷劉畊反將軍馬忠破平之

十二年春二月亮由斜谷出始以流馬運秋八月
亮卒于渭濱征西大將軍魏延與丞相長史楊儀
爭權不和舉兵相攻延敗走斬延首儀率諸軍還

成都大赦以左將軍吳壹爲車騎將軍假節督漢
中以丞相留府長史蔣琬爲尚書令總統國事
十三年春正月中軍師楊儀廢徙漢嘉郡夏四月
進蔣琬位爲大將軍

十四年夏四月後主至渝

臣松之案渝縣名也屬蜀郡音翦

登觀阪

看汶水之流旬日還成都徙武都氐王苻健及氏
民四百餘戶於廣都

十五年夏六月皇后張氏薨

延熙元年春正月立皇后張氏大赦改元立子璿
爲太子子璿爲安定王冬十一月大將軍蔣琬出

屯漢中

二年春三月進蔣琬位爲大司馬

三年春使越雋太守張嶷平定越雋郡

四年冬十月尚書令費禕至漢中與蔣琬諮詢論事

計歲盡還

五年春正月監軍姜維督偏軍自漢中還屯涪縣
六年冬十月大司馬蔣琬自漢中還住涪十一月
大赦以尚書令費禕爲大將軍

七年閏月魏大將軍曹爽夏侯玄等向漢中鎮北
大將軍王平拒興勢圍大將軍費禕督諸軍往赴

蜀志主乙

五

救魏軍退夏四月安平王理卒秋九月禕還成都
八年秋八月皇太后薨十二月大將軍費禕至漢
中行圍守

九年夏六月費禕還成都秋大赦冬十一月大司

馬蔣琬卒

魏略曰琬卒禕乃自攝國事

十年涼州胡王白虎文治無戴等率衆降衛將軍
姜維迎逆安撫居之于繁縣是歲汶山平康夷反
維往討破平之

十一年夏五月大將軍費禕出屯漢中秋涪陵屬
國民夷反車騎將軍鄧芝往討皆破平之

十二年春正月魏誅大將軍曹爽等右將軍夏侯霸來降夏四月大赦秋衛將軍姜維出攻雍州不克而還將軍句安李韶降魏

十三年姜維復出西平不克而還

十四年夏大將軍費禕還成都冬復北駐漢壽大赦

十五年吳王孫權薨立子琮爲西河王

十六年春正月大將軍費禕爲魏降人郭循所殺于漢壽夏四月衛將軍姜維復率衆圍南安不克而還

蜀志三已

六

十七年春正月姜維還成都大赦夏六月維復率衆出隴西冬拔狄道河間臨洮二縣民居于縣竹繁縣

十八年春姜維還成都夏復率諸軍出狄道與魏雍州刺史王經戰于洮西大破之經退保狄道城維却住鍾顥

十九年春進姜維位爲大將軍督戎馬與鎮西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濟失誓不至秋八月維爲魏大將軍鄧艾所破于上邽維退軍還成都是歲立子璜爲新平王大赦

二十年聞魏大將軍諸葛誕據壽春以叛姜維復

率衆出駱谷至芒水是歲大赦

景耀元年姜維還成都史官言景星見於是大赦

改年官人黃皓始專政吳大將軍孫綽廢其主亮

立琅邪王休

二年夏六月立子譴爲北地王恂爲新興王虔爲上黨王

三年秋九月追謚故將軍關羽張飛馬超龐統黃忠

四年春三月追謚故將軍趙雲冬十月大赦

蜀志三

七

五年春正月西河王琮卒是歲姜維復率衆出侯和爲鄧艾所破還住沓中

六年夏魏大興徒衆命征西將軍鄧艾鎮西將軍鍾會雍州刺史諸葛緒數道並攻於是遣左右車騎將軍張翼廖化輔國大將軍董厥等拒之大赦改元爲炎興冬鄧艾破衛將軍諸葛瞻於綿竹用光祿大夫譙周策降於艾奉書自限分江漢遇值深遠脩緣蜀土斗絕一隅千運犯冒漸苒歷載遂與京畿攸隔萬里每惟黃初中文皇帝命虎牙將軍鮮于輔宣溫密之詔申三好之恩開示門戶大

義炳然而否德暗弱竊貪遺緒俛仰累紀未率大

教天威既震人鬼歸能之數怖駭王師神武所次

敢不革面順以從命輒勑羣帥投戈釋甲官府帑

藏一無所毀百姓布野餘糧棲散以俟后來之惠

全元元之命伏惟大魏布德施化宰輔伊周含覆

藏疾謹遣私署侍中張紹光祿大夫譙周駙馬都

尉鄧良奉齋印綬請命告誠敬輸忠款存云勅賜

惟所裁之輿櫬在近不復縷陳是日北地王諶傷

國之二先殺妻子以自殺

漢晉春秋曰後主將從譙周之策北地王諶怒曰若

理窮力屈禍敗必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後主不納遂送璽綬是日諶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

子而後自殺左右無不爲涕泣者

紹良與艾相遇於雒縣艾得書大

喜即報書

王隱蜀記曰艾報書云王綱失道羣英並起龍戰虎爭終歸貞主此蓋天命去就之道也自古

聖帝爰逮漢魏受命而王者莫不在乎中土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以興洪業其不由此未有不顛覆者也隗闡憑龍而云

公孫述據蜀而滅此皆前世覆車之鑒也聖上明哲宰相忠賢

將比隆黃軒侔功往代衛命來征思嘉譽果煩來使告以德音此非人事豈天啓哉昔微子歸周實爲上賓君子豹變義存

大易來辭謙冲以禮輿櫬皆前哲歸命之典也全國爲上破國次之自非通明達智何以見王者之義乎禪又遣太常張峻益

州別駕汝超受節度遣太僕蔣顯有命勑姜維又遣尚書郎李虎送士民簿領戶二十八萬男女口九十四萬帶甲將士十萬

二十萬匹餘物稱此

遣紹良先還文至城北後主輿櫬自縛詣

軍壘門艾解縛焚櫬延請相見

晉諸公贊曰劉禪乘驃車詣艾不具云國之禮

因承制拜後主爲驃騎將軍諸圍守悉被後主勑

然後降下艾使後主止其故宮身往造焉資嚴未
發明年春正月艾見收鍾會自涪至成都作亂會
既死蜀中軍衆鈔略死喪狼藉數日乃安集後主
舉家東遷既至洛陽策命之曰惟景元五年三月
丁亥皇帝臨軒使太常嘉命劉禪爲安樂縣公於
戲其進聽朕命蓋統天載物以咸寧爲大光宅天
下以時雍爲盛故孕育羣生者君人之道也乃順
承天者坤元之義也上下交暢然後萬物協和庶
類獲乂乃若漢氏失統六合震擾我太祖承運龍
興弘濟八極是用膺天順民撫有區夏于時乃考

蜀志三

九

因羣傑虎爭九服不靜乘間阻遠保據庸蜀遂使
西隅殊封方外雍隔自是以來干戈不戢元元之
民不得保安其性幾將五紀朕永惟祖考遺志思
在綏緝四海率土同軌故委整六師耀威梁益公
恢崇德度深秉大正不憚屈身委質以安民全國
爲貴降心回慮膺機豹變履信思順以享左右
無疆之休豈不遠歟朕嘉與君公長饗顯祿用考
咨前訓開國胙土率遵舊典錫茲玄牡苴以白茅
永爲魏藩輔往欽哉八其祇服朕命克廣德心以
終乃顯烈食邑萬戶賜綃萬匹奴婢百人他物稱

是子孫爲三郡尉封侯者五十餘人尚書令樊建

侍中張紹光祿大夫譙周祕書令郤正殿中督張

通並封列侯

漢晉春秋曰司馬文王與禪宴爲之作故蜀技旁人皆爲之感愴而禪喜笑自若王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可至於是乎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全而况

姜維邪充曰不如是殿下何由升之他日王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郤正聞之求見禪曰昔王後問宜泣而答

曰先人墳墓遠在隴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會士復問對如前王曰何乃似郤正語邪禪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笑

公太始七年薨於洛

陽

蜀記云謚曰思公子恂嗣

評曰後主任賢相則爲循理之君惑閭豎則爲昏
閭之后傳曰素絲無常唯所染之信矣哉禮國君繼體踰年改元而章武之三年則革稱建興考之

古義體理爲違又國不置史注記無官是以行事
多遺灾異靡書諸葛亮雖達於爲政凡此之類猶
有未周焉然經載十二而年名不易軍旅屢興而
赦不妄下不亦卓乎自其沒後茲制漸虧優劣著

矣

華陽國志曰丞相亮時有言人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季王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臣松之以爲赦不妄下誠爲可稱至於年名不易猶所未達案建武建安之號皆久而不改未聞前史以爲美談經載十二蓋何足云豈別有他意求之未至乎亮後延熙之號數盈二十茲制漸虧事又不然也

二主妃子傳第四

蜀書

國志三十四

甘皇后傳

先主甘皇后沛人也先主臨豫州住小沛納以爲妾先主數喪嫡室常攝內事隨先主於荊州產後正值曹公軍至追及先主於當陽長阪于時困逼棄后及後主賴趙雲保護得免於難后卒葬于南郡章武二年追謚皇思夫人遷葬於蜀未至而先主殂隕水相亮上言皇思夫人履行脩仁淑慎其身大行皇帝昔在上將嬪配作合載育聖躬大命不融大行皇帝存時篤義並恩念皇思夫人神柩在遠飄颻特遣使者奉迎會大行皇帝崩今皇思夫人神柩以到又梓宮有道園陵將成安厝有期臣輒與太常臣賴恭等議禮記曰立愛自親始教民孝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不忘其親所由生也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晉高皇帝追尊太上昭靈夫人爲昭靈皇后孝和皇帝改葬其母梁貴人尊號曰恭懷皇后孝愍皇帝亦改葬其母王夫人尊號曰靈懷皇后今皇思夫人宜有尊號以慰寒泉之思輒與恭等案謚法宜曰昭烈皇后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禮云上古無合葬中古後因時方有故昭烈皇后宜與

大行皇帝合葬臣請太尉告宗廟布露天下具禮儀別奏制曰可

穆皇后傳

先主穆皇后陳留人也兄吳壹少孤壹父素與劉焉有舊是以舉家隨焉入蜀焉有異志而聞善相者相后當大貴焉時將子璫自隨遂爲璫納后璫死后寡居先主既定益州而孫夫人還吳
王入益州吳遣迎孫夫人夫人欲將太子歸吳諸葛亮使趙雲勒兵斷江留太子乃得止羣下勸先主聘后先主疑與璫同族法正進曰論其親疎何與晉文之於子圉乎於是納后爲夫人

賈誼對曰夫婚姻人倫之始王化之

蜀志印

二

本正夫猶不可以無禮而况人君乎晉文廢禮行權以濟其業故子犯曰有求於人必先從之將奪其國何有於妻非無故而違禮教者也今先生無權事之福而引前失以為譬非尊其君以堯舜之道者先生從之過矣

建安二十四年立爲

漢中王后章武元年夏五月策曰朕承天命奉至尊臨萬國今以后爲皇后遣使持節丞相亮授璽綬承宗廟母天下皇后其敬之哉建興元年五月後主即位尊后爲皇太后稱長樂宮宴官至車騎將軍封縣侯延熙八年后薨合葬惠陵

孫盛蜀書譜曰壹孫喬沒季雄中三十年不爲雄屈也

敬哀皇后

後主敬哀皇后車騎將軍張飛長女也章武元年納爲太子妃建興元年立爲皇后十五年薨葬南陵

張皇后傳

後主張皇后，前后敬哀之妹也。建興十五年入爲貴人，延熙元年春正月策曰：朕統承大業，君臨天下，奉郊廟社稷，今以貴人爲皇后，使行永相事。左將軍向朗持節授璽綬，勉脩中饋，恪肅禋祀，皇后其敬之哉。咸熙元年隨後主遷于洛陽。漢晉春秋曰：魏以蜀官人賜諸將之妻者，李昭儀曰：我不能二三屈辱，乃自殺。

劉永傳

劉永字公壽，先主子。後主庶弟也。章武元年六月，使司徒靖立永爲魯王。策曰：少子永受茲青土，朕承天序繼統大業，遵脩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

四書中

三

奄有龜蒙，世爲藩輔。嗚呼恭朕之詔，惟彼魯邦，一變適道，風化存焉。人之好德，茲懿美玉。其秉心率禮，綏爾士民，是饗是宜，其戒之哉。建興八年，改封爲甘陵王。初，永憎官人黃皓，既信任用事，譖構永於後主。後主稍疎外，永至不得朝見者十餘年。咸熙元年，永東遷洛陽，拜奉車都尉，封爲鄉侯。

劉理傳

劉理字奉孝，亦後主庶弟也。與永異母。章武元年六月，使司徒靖立理爲梁王。策曰：小子理朕統承漢序，祇順天命，遵脩典秩，建爾于東，爲漢藩輔。惟

彼梁土畿甸之邦民狎教化易導以禮往悉乃心懷保黎庶以永爾國王其敬之哉建興八年改封理為安平王延熙七年卒謚曰悼王子哀王胤嗣十九年卒子瑛王承嗣二十年卒景耀四年詔曰安平王先帝所命三世早夭國嗣頽絕朕用傷悼其以武邑侯輯襲王位輯理子也咸熙元年東遷洛陽拜奉車都尉封鄉侯

太子璿傳

後主太子璿字文衡母王貴人本敬哀張皇后侍人也延熙元年正月策曰在昔帝王繼體立嗣副

貳國統古今常道今以璿為皇太子昭顯祖宗之威命使行丞相事左將軍朗持節授印綬其勉脩茂質祗恪道義諮詢典禮敬友師傅斟酌衆善翼成爾德可不務脩以自勗哉時年十五景耀六年冬蜀亡咸熙元年正月鍾會作亂於成都璿為亂兵所害孫盛蜀世家譜曰璿弟瑤琮璜湛恂璣六人蜀敗謀自殺餘皆內徙值永嘉大亂子孫絕滅唯永孫云奔蜀李雄僞署安樂公以嗣禪後永和三年討李勢盛參戎行見云於成都也

評曰易稱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夫人倫之始恩紀之隆莫尚於此矣是故記錄以究一國之體焉

二主妃子傳第四

蜀書

國志三十四

諸葛亮傳第五

蜀書

國志三十五

諸葛亮傳

諸葛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也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父珪字君貢漢末爲太山郡丞亮早孤從父玄爲袁術所署豫章太守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朝更選朱皓代玄玄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獻帝春秋曰初豫章太守周術病卒劉表上諸葛玄爲豫章太守治南昌漢朝聞周術死遣朱皓代玄皓從揚州刺史劉繇求兵擊玄玄退屯西城皓入南昌建安二年正月西城民反殺玄送首詣劉繇此書所云與本傳同不玄卒亮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漢晉春秋曰亮家于南陽之鄧縣在襄陽

城西二十里號曰隆中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

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

謂爲信然

案崔氏譜州平太尉烈子均之弟也

魏略曰亮

在荊州以建安初與潁川石廣元徐元直沒南孟公威等俱游學三人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其六略每晨夜從容常抱膝長嘯而謂三人曰卿諸人仕進可至郡守刺史也三人問其所志亮但笑而不言後公威思鄉里欲北歸亮謂之曰中國饒士大夫遨游何必故鄉邪臣松之以爲魏略此言謂諸葛亮爲公威計者可也若謂兼爲已言可謂未達其心矣老氏稱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凡在賢達之流固必兼而有焉以諸葛之鑒識豈不能自審其分乎夫其高吟俟時情見乎言志氣所存既已定於其始矣若使游步中華騁其龍光豈夫多士所能沈翳哉委質魏氏展其器能誠非陳長文司馬仲達所能韻頑克復爲已任故也豈其區區利在邊鄙而已乎此相如所謂鵠鵠已翔於遼廓而羅者猶視於藪澤者矣公威名建在魏亦貴達

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卧龍也

將軍豈願見之乎

襄陽記曰劉備訪世事於司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者在

平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

操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者在

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
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
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奸
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
下而智術短淺遂用猖蹶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
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
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衆
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爲彊若非惟天時抑亦人
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

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
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
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
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
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
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
鄭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旣帝室之胄信義著
於四海揔覽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
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脩政理天
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

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魏略曰劉備屯於樊城是時曹公方定河北亮知荊州次當受敵而劉表性緩

不曉軍事亮乃北行見備備與亮非舊又以其年少以諸生意待之坐集旣畢衆賓皆去而亮獨留備亦不問其所欲言備性好結眊時適有人以髦牛尾與備者備因手自結之亮乃進曰明將軍當復有遠志但結眊而已邪備知亮非常人也乃投眊而答曰是何言與我聊以忘憂爾亮遂言曰將軍度劉鎮南孰與曹公邪備曰不及亮又曰將軍自度何如也備曰亦不如曰今皆不及而將軍之衆不過數千人以此待敵得無非計乎備曰我亦愁之當若之何亮曰今荊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發調則人心不悅可語鎮南令國中凡有游戶皆使自實因錄以益衆可也備從其計故衆遂彊備由此知亮有英略乃以

三

上客禮之九州春秋所言亦如之臣松之以爲亮表云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則非亮先詣備明矣雖聞見異辭各生彼此然垂替至是亦良爲可怪

劉表長子琦亦深器

亮表受後妻之言愛少子琮不悅於琦琦每欲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輒拒塞未與處畫琦乃將亮游觀後園共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感寤陰規出計會黃祖死得出遂爲江夏太守俄而表卒琮聞曹公來征遣使請降先主在樊聞之率其衆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爲曹公

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曹公

魏略曰
庶先名

福本單家子少好任俠擊劍中平未嘗爲人報讐白堊突面被髮而走爲吏所得問其姓字閉口不言吏乃於車上立柱維磔之擊鼓以令於市鄴莫敢識者而其黨伍共篡解之得脫於是感激棄其刀戟更疎布單衣折節學問始詣精舍諸生間其前作賊不肯與共止福乃卑躬早起常獨掃除動靜先意聽習經業義理精孰遂與同郡石韜相親愛初平中中州兵起乃與韜南客荊州到又與諸葛亮特相善及荊州內附孔明與劉備相隨去福與韜俱來北至黃初中韜仕歷郡守典農校尉福至右中郎將審史中丞逮太和中諸葛亮出隴右聞元直廣元仕財如此嘆曰魏殊多士邪何彼二人不見用乎庶後數年病卒有碑在彭城今猶存焉

先主至于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觀望成敗亮說權曰

第四十

蜀志五

四

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東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歸海若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

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彊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縕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如此

蜀志五

十一

則荆吳之勢彊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

詣先主并力拒曹公

表子曰張子布薦亮於孫權亮不肯留人問其故曰孫將軍可謂人主然

觀其度能賢亮而不能盡亮吾是以不留臣著文立論甚重諸葛之爲人至如此言則失之殊遠觀亮君臣相遇可謂希世一時終始之分誰能間之寧有中違斷金甫懷擇主設使權盡其量便當翻然去就乎葛生行己豈其然哉關羽爲曹公所獲遇之甚厚可謂能盡其用矣猶義不背本曾謂孔明之不若雲長乎

曹公敗于赤

壁引軍歸鄴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爲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

零陵

先賢傳云亮時住臨蒸

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

主使擊張魯亮與關羽鎮荊州先主自葭萌還攻

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衆泝江分定郡縣與先主
共圍成都成都平以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
事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足食足兵二十六年
羣下勸先主稱尊號先主未許亮說曰昔吳漢耿
弇等初勸世祖即帝位世祖辭讓前後數四耿純
進言曰天下英雄鴻鵠異有所望如不從議者士
大夫各歸求主無爲從公也世祖感純言深至遂
然諾之今曹氏篡漢天下無主大王劉氏苗族紹
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隨大王父勤
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純言耳先主於是即帝

蜀志五

六

位策亮爲丞相曰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統兢兢業
業不敢康寧思盡百姓懼未能綏於戲丞相亮其
悉朕意無怠輔朕之闕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君
其昂哉亮以丞相錄尚書事假節張飛卒後領司

隸校尉

蜀記曰晉初扶風王駿鎮關中司馬高平劉寶長史
樊陽桓隰諸官屬士大夫共論諸葛亮于時譚者多

譏亮託身非所勞困蜀民力小謀大不能度德量力金城郭
以爲亮權智英略有踰管晏功業未濟論者惑焉條亮五事隱
沒不聞於出者寶等亦不能復難扶風王慨然善冲之言
臣松之以爲亮之異美誠所願聞然冲之所說實皆可疑謹隨事
難之如左其一事曰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懷
怨歎法正諫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
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
刑弛禁以慰其望亮答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
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士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弱自焉
已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

士人十車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而著難曰案法正在劉王前死今稱法正諫則劉王在也諸葛職爲股肱事歸元首劉王之出亮又未領益州慶賞刑政不出於己尋沖所述亮荅專自有其能有違人臣自處之宜以亮謙順之體殆必不然又云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未聞善政以刻剥爲稱其二事曰曹公遣刺客見劉備方得交接開論伐魏形勢甚合備計稍欲親近刺者尚未得便會既而亮入魏客神色失措亮因而察之亦知非常人須臾客如廁備謂亮曰向得奇士足以助君補益亮問所在備曰起者其人也亮徐歎曰觀也追之已越牆而走難曰凡爲刺客皆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也劉主有知人之鑒而惑於此客則此客必一時之奇士也又語諸葛云足以助君補益則亦諸葛之流亞也凡如諸葛之儔鮮有爲人作刺客者矣時主亦當惜其器用必不投之死地也且此人不死要應顯達爲魏竟足誰乎何其寂寥而無聞

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

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

曹不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爲詔勅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

孫盛曰夫杖道扶義體存信順然後能

匡主濟功終定大業語曰弈者舉棋不定猶不勝其偶况量君之才否而二三其節可以摧服彊鄰囊括四海者乎備之命亮亂孰甚焉世或有謂備欲以固委付之誠且以一蜀人之志君子曰不然苟所寄忠賢則不須若斯之誨如非其人不宜啟箕逆之塗是以古之顧命必貽話言詭僞之辭非託孤之謂幸值劉禪闇弱無猜險之情諸葛威略足以檢衛異端故使異同之心無由自起耳不然殆生疑隙不逞之釁謂之爲權不亦惑哉

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

又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南中諸郡並皆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故未便加兵且遣使聘吳

因結和親遂爲與國

亮集曰是歲魏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尚書令陳羣太史令許芝謁者僕射

諸葛璋各有書與亮陳天命人事欲使舉國稱藩亮遂不報書作正議曰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爲後永戒魏不審鑑令次之矣免身爲幸戒在子孫而二三子各以耆艾之齒承爲指而進書有若崇竦稱莽之功亦將富于元禍苟免者邪昔世祖之創迹舊基奮羸卒數千摧莽彊旅四十餘萬於昆陽之郊夫據道討淫不在衆寡及至孟德以其譖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於陽平勢窮慮盡僅能自脫辱其鋒銳之衆遂喪漢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淫逆繼之以篡縱使二三子多逞蘇張詭靡之說奉進驩兜滔天之辭欲以誣毀唐帝諷解禹稷所謂徒喪文藻煩勞翰墨者矣夫大人君子之所不爲也又軍諦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內况以數十萬之衆據正道而臨有罪可得干擬者哉

三年春亮率衆南征

詔賜亮金鉞一具曲蓋

一前後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賁六十人事在亮集漢晉春秋曰亮至南中所在戰捷聞孟獲者爲東漢所服募餽生致之旣得使觀於營陣之間曰此軍何如獲對曰向者不

蜀志五

八

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看營陣若紙如此即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吏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吏累有廢殺之罪自嫌豐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

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五年率

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

體階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

蜀志五

九

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二年矣臣松之案劉備以建安十二年敗遣亮使吳亮以建興五年抗表北伐自領覆至此整整二十年然則備始與亮相遇在敗軍之前一年時也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

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

漢書地理志曰瀘惟水出牂牁郡句町縣

今

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
鰥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
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
言則攸之禪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
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禪
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詢善道
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
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于沔陽

郭沖三事曰亮屯于

陽平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亮惟留萬人守城晉宣帝率二十萬衆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六十里所值候白宣帝

蜀志五

十

說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與相逼欲前赴延
軍相去又遠回迹反追勢不相及將士失色莫知其計亮意氣
自若初軍中皆卧橫息鼓不得妄出蕃慢又令大開四城門歸
地却洒宣帝常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兵於是引軍
北趣山明日食時亮謂參佐拊手大笑曰司馬懿必謂吾怯將
有彊伏循山交矣候還白如亮所言宣帝後知深以爲恨難
曰案陽平在漢中亮初屯陽平宣帝尚爲荊州都督鎮宛城至
曹真死後始與亮於關中相抗撫耳魏嘗遣宣帝自宛由西城
伐蜀值霖雨不果比之前後無復有於陽平交兵事就如沖言
宣帝既舉二十萬衆已知亮兵少力弱若疑其有伏兵正可設
防持重何至便是乎案魏延傳云延每隨亮出輒欲請精兵萬
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爲怯數已才用
之不盡也亮尚不以延爲萬人別統豈得如沖言頓使將重兵
在前而以輕弱自守乎且冲與扶風王言顯彰宣帝之短對子
毀父理所不容而云扶風王慨然善冲之言故知此書舉引皆虛

六年春揚聲由斜谷

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魏大將軍
曹真舉衆拒之亮身率諸軍攻祁山戎陳整齊賞

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安定二郡叛魏應亮關

中響震

魏略曰始國家以蜀中惟有劉備備既死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略無備預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震

山尤甚故三

魏明帝

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

謾督諸軍在前與郃戰于街亭

謾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爲郃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還于漢中

郭冲

四事曰亮出祁山隴西南安二郡應時降圍天水拔冀城虜姜維驅略士女數千人還蜀人皆賀亮亮顏色愀然有戚容謝曰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國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困於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賀能不爲愧於是蜀人咸知亮有吞魏之志非惟拓境而已難曰亮有吞魏之志久矣不始於此衆人方知也且于時師出無成傷缺而反者衆三郡歸降而不能有姜維天水之匹夫耳獲之則於魏何損拔西縣千家不補街亭所喪以何爲功而蜀人相賀乎

戮謾以謝

衆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

蜀志五已

十一

軍未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是以亮爲右將軍行永相事所總統如前

漢晉春秋曰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爲賊所破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咸自省將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諸有忠慮於國但戰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躋足而待矣於是考微勞甄烈壯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爲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亮聞孫權破曹休魏亡東下關中虛弱十一月上言曰先帝慮漢賊不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彊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云惟坐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

著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蒲腹衆難塞曾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羣隸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逼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爲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云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況臣驚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暮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闔芝丁立白壽劉岱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督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自則往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以定然後先帝東渾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跎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觀也於是又有散關之役此表亮集所無出張儼默記

冬亮復出散關圍陳倉曹真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七年亮遣陳戒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衆欲擊戒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詔策亮曰街亭之役咎由馬謾而君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耀師馘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氏羌興復二郡威震凶暴功勳顯然方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枭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挹損非所以光揚洪烈矣今復君永相君其勿辭漢晉春秋曰是歲孫權稱尊號

其羣臣以武尊二帝來告議者咸以爲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宣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掎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讎我必深便當移兵東戍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緝穆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筭之上者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与吳盟皆應權通變弘思遠益非匹夫之爲分者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以蒲无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當分裂其地以爲後規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无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爲利亦已深矣權僭之罪未宜明也乃遣衛尉陳震豐攏正號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

漢晉春秋曰亮圍祁山招鮮甲輶比能比能等至故北地石城以應亮於是魏大司馬曹真有疾司馬宣王自荊州入朝魏明帝曰西方事重非君莫可付者乃使西屯長安督張郃費曜戴陵郭淮等宣王使曜陵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衆悉出西救祁山郃欲分兵駐雍郿宣王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爲黥布禽也遂進亮分兵留攻自逆宣王于上

蜀志五已

十三

郭淮費曜等激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麥与宣王遇于上邽之東鍔兵依險車不得交亮引而還宣王尋亮至于鹵城張郃曰彼遠來逆我我請戰不得謂我利在不戰欲以長計制之也且祁山知大軍以在近人情自固可止屯於此分爲奇兵示出其後不宜進前而不敢偏坐失民望也今亮縣軍食少亦行矣宣王不從故尋亮既至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充魏平數請戰因曰公畏蜀如虎柰天下笑何宣王病之諸將咸請戰五月辛巳乃使張郃攻无當監何平於南圍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高翔吳班赴拒大破之獲甲首三千級玄鎧五千領角弩三千一百張宣王還保營

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

郭沖五事曰魏明帝自征蜀幸長安遣宣王督張郃諸軍雍涼在險要十二更不在者八萬時魏軍始陳幡兵箚交參佐咸以賊衆彊盛兵力不制宜權停一下兵一月以升聲勢亮曰吾統武行師以六信爲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東裝以待期妻子願留一戰往者憤踊思致死命相謂曰諸葛公之恩死猶不報也臨戰之日莫不拔刃爭先以一當十殺張郃却宣王一戰大歿此信之由也

難曰臣松之案亮前出祁山魏明帝身至長

安耳此年不復自來且亮大軍在關懾魏人何由得越亮徑向
劍閣亮既在戰場本無久駐之規而方休兵還蜀皆非經通之
言孫盛習鑿齒搜求異同罔有所遺而並不多載冲言知其乖刺多

十一年春亮悉大眾

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
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已志不申是以分兵
也田爲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
姓安堵軍無私焉

五十四

燒營

遁

走入谷道發病卒

漢晉春秋

謂亮曰辛佐治仗節而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
固請戰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存所不受苟能制吾
豈千里而請戰邪

魏氏春秋

曰亮

使至

問其寢食及其事之

須簡不問戌事使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擊

焉所噉食不至數升

宣王曰亮將死矣

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

卒于軍時年五十四

魏書

曰亮糧盡勢窮憂恚歐血

一文

臣松之

以爲亮在

自誇大也夫以孔明之略

豈爲仲達歐血乎及至劉琨喪師

上

晉元帝箋亦云亮軍敗歐血此則引虛記以爲

言也其云入谷而卒緣蜀人入谷發喪故也

十四

曰亮卒于郭氏塢晉陽秋曰有星赤而芒角自東北西南流
投于亮營三投再還往大還小俄而亮卒

臣松之

以爲亮在

自誇大也夫以孔明之略

豈爲仲達歐血乎及至劉琨喪師

上

晉元帝箋亦云亮軍敗歐血此則引虛記以爲

言也其云入谷而卒緣蜀人入谷發喪故也

王案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

漢晉春秋

曰楊

儀等整軍而出

宣王追焉姜維

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

退不敢逼於是儀結陣而去入谷然後發喪宣王之退

也百姓爲之諺曰凡諸葛先生仲達或以

告宣王宣王曰吾能料生不便料死也

亮遺命葬漢中

定軍山因山爲墳冢足容棺斂以時服不須器物
詔策曰惟君體資文武明叡篤誠受遺託孤庄輔
朕躬繼絕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
武赫然威震八荒將建殊功於季漢參伊周之巨

勲如何不弔事臨垂克遘疾隕喪朕用傷悼肝心
若裂夫崇德序功紀行命謚所以光昭將來刊載
不朽今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贈君永相武鄉
侯印綬謚君爲忠武侯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嗚呼
哀哉嗚呼哀哉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
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
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
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
陛下及卒如其所言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
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

蜀志五已

十五

云魏氏春秋曰亮作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皆有條章以訓厲臣子又損益連弩謂之元戎以鐵爲矢矢長八十弩十矢俱發亮集載作木牛流馬法曰木牛者方腹曲頭一脚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載多而行少直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數十里羣行者二十里也曲者爲牛頭雙者爲牛腳橫者爲牛領轉者爲牛足覆者爲牛背方者爲牛腹垂者爲牛舌曲者爲牛肋刺者爲牛齒立者爲牛角細者爲牛轍攝者爲牛轍軸牛仰雙轍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勞流馬尺寸之數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軸孔分墨去頭四十寸徑中二寸前脚孔分墨二寸去前軸孔四寸五分廣一寸前杠孔去前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孔長二寸廣一寸後軸孔去前杠分墨一寸五分大小與前同後脚孔分墨去後軸孔三寸五分大小與前同後杠孔去後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後軸孔去後杠孔分墨四寸五分前杠長一尺八寸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後杠與等版方囊一枚厚八分長二尺七寸高一寸六寸左分廣一尺六寸每杠受米二斛三斗從上杠孔去肋下七寸前後同上杠孔去下杠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長一寸五分廣七分八孔同前後四脚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軒長四寸徑面四寸三分孔徑中三脚杠長二尺一寸廣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同杠耳

亮言教書奏

諸葛亮

多可觀別爲一集景耀六年春詔爲亮廟於沔

陽

襄陽記曰亮初云所在各求爲立廟朝議以礼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言事者或以爲可聽立廟於成

都者後主不從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充等共上表曰臣聞

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爲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

其像自漢興已來小善小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況亮德範遐

邇動蓋季壯興王室之不壞實斯人是賴而蒸嘗止於私門

廟像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有德念功述追

聖懷所以惟疑也臣愚以爲宜因近其墓立之於沔陽使所親

屬以時賜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崇

正禮於是

秋魏鎮西將軍鍾會征蜀至漢川祭亭

之廟令軍士不得於亮墓所左右芻牧樵採亮

弟均官至長水校尉亮子瞻嗣爵

襄陽記曰黃承彥

南名士謂諸葛孔明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色而才堪

相配孔明許即載送之時人以爲笑樂鄉里爲之諺曰莫作孔

諸葛氏集目錄

開府作牧第一

權制第二

南征第三

北出第四

計筭第五

訓厲第六

綜覈上第七

綜覈下第八

雜言上第九

雜言下第十

貴和第十一

兵要第十二

傳運第十三

與孫權書第十四

與諸葛瑾書第十五

與孟達書第十六

明擇婦止得
同承醜女

蜀志五已

十六

廢李平第十七

法檢上第十八

法檢下第十九

科令上第二十

科令下第二十一

科令上第二十二

軍令中第二十三

軍令下第二十四

右二十四篇凡十萬四千一百一十二字

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
臣荀勗中書令關內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
相諸葛亮故事亮毗佐危國負阻不賓然猶存錄
其言恥善有遺誠是大晉光明至德澤被無疆自
古已來未之有倫也輒刪除複重隨類相從凡爲

二十四篇篇名如右亮少有逸羣之才英霸之器
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遭漢末擾亂隨叔
父玄避難荊州躬耕于野不求聞達時左將軍劉
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深謂備
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征
荊州劉琮舉州委質而備失勢衆寡無亢雞之地
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權
既宿服仰備又覩亮奇雅甚敬重之即遣兵三萬
人以助備備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東勝克
捷江南悉平後備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爲

軍師將軍備稱尊號拜亮爲丞相錄尚書事及備
殂沒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於是外連東
吳內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
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
於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彊不侵弱風化
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苟括
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內又自以爲無身
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
不戢屢耀其武然亮才於治戎爲長奇謀爲短理
民之幹優於將略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衆寡

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有克昔蕭何
薦韓信管仲舉主子城父皆忖己之長未能兼有
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而時之
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遲大義不及邪蓋
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青龍二年春亮帥衆
出武功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
思以爲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
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孟
軻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
不怨信矣論者或怪亮文采不豔而過於丁寧周

至臣愚以爲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尚書
咎繇之謩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荷則咎繇與舜
禹共譚周公與臣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
凡士故其文指不及得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
事綜物公誠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
而有補於當世伏惟陛下邁蹤古聖蕩然無忘故
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
大通之道也謹錄寫上諸著作臣壽誠惶誠恐頓
首頓首死罪死罪

泰始十年二月一日癸巳平陽侯相臣陳壽上

蜀志

大

喬字伯松亮兄瑾之第二子也本字仲慎與兄元
遜俱有名於時論者以爲喬才不及兄而性業過
之初亮未有子求喬爲嗣瑾啓孫權遣喬來西亮
以喬爲己適子故易其字焉拜爲駙馬都尉隨亮
至漢中亮與兄瑾書曰喬本當還成都今諸將子弟皆得傳
於亮集運思惟宜同榮辱今使喬督五六百兵與諸子弟傳

於谷中書

年二十五建興元年卒子攀官至行護軍

翊武將軍亦早卒諸葛恪見誅於吳子孫皆盡而
亮自有胄裔故攀還復爲瑾後
瞻字思遠建興十二年亮出武功與兄瑾書曰瞻
今已八歲而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爲重器耳

十七尚公主拜騎都尉其明年爲羽林中郎將屢遷射聲校尉侍中尚書尚書僕射加軍師將軍瞻工書畫彊識念蜀人追思亮咸愛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政佳事雖非瞻所建倡百姓皆傳相告曰葛侯之所爲也是以美聲溢譽有過其實景耀四年爲行都護衛將軍與輔國大將軍南鄉侯董厥並平尚書事六年冬魏征西將軍鄧艾伐蜀自陰平由景谷道旁入瞻督諸軍至涪停住前鋒破退還住縣竹艾遣書誘瞻曰若降者以表爲琅邪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死時年三十七衆皆

蜀志

二十一

離散艾長驅至成都瞻長子尚與瞻俱沒

于寶曰瞻雖智不足

以扶危勇不足以拒敵而能外不負國內不改父之志忠孝存焉華陽國志曰尚歎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以致傾敗用生何爲乃馳赴魏軍而西

次子京及攀子顯等咸熙元年內移

河東

案諸葛曰譜云京字行宗晉泰始起居注載詔曰諸

葛亮在蜀盡其心力其子瞻臨難而死義天下之善一也其孫京隨才署吏後爲郿令尚書僕射山濤啟事曰郿令

諸葛京祖父亮遇漢亂分隔父子在蜀雖不達天命要爲盡心所事京治郿自復有稱臣以爲宜以補東宮舍人以明事人之禮副梁益之論京位至江州刺史

董厥者永相亮時爲府令史亮稱之曰董令史良士也吾每與之言思慎宜適從爲主簿亮卒後稍遷至尚書僕射代陳祗爲尚書令遷大將軍平臺事而義陽樊建代焉

案晉百官表董厥字龍龔

龔亦義陽人建字長元

延熙二

十四年以校尉使吳值孫權病篤不自見建權問諸
葛恪曰樊建何如宗預也恪對曰才識不及預而
雅性過之後爲侍中守中書令自瞻厥建統事姜
維常征伐在外宦人黃皓竊弄機柄咸共將護無
能匡矯孫盛異同記曰樊建爲給事中晉武帝問諸葛亮之治國表以閭宇代維故事晉永和二年蜀史常璩說蜀長老云陳壽嘗爲瞻吏爲瞻所辱故因此事歸亞豐黃皓而云瞻不能匡矯也

然建特不與皓和好往來蜀破之明年春廢建俱

詣京都同爲相國參軍其秋並兼散騎常侍使蜀

慰勞

漢晉春秋曰樊建爲給事中晉武帝問諸葛亮之治國建對曰聞亞豐必改而不矜過賞罰之信足感神明帝曰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輔豈有今日之勞乎建稽首曰臣竊聞

天下之論皆謂鄧文見枉陛下知而不理此豈馮唐之所謂雖

得頗牧而不能用者乎帝笑曰吾方欲

明之卿言起我意於是發詔治艾焉

蜀志五

廿一

評曰諸葛亮之爲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約官職
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
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
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
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虛僞不苟終於邦
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
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
矣然連年動衆未能成功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

歟袁子曰或問諸葛亮何如人也袁子曰張飛關羽與劉備俱
起爪牙腹心之臣而武人也晚得諸葛亮因以爲佐相而羣

臣悅服劉備足信亮足重故也及其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如此即以爲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行法嚴而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及其兵出入如賓行不寇芻蕘者不獵如在國中其用兵也正如山進退如風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不憂亮死至今數十年國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諸葛亮有焉又問諸葛亮始出隴右南安天水安定三郡而官兵上隴三郡復亮無尺寸之功失此機何也袁子曰蜀兵輕銳良將少亮始出未知中國彊弱是以疑而嘗之且大會者不求近効所以不進也曰何以知其疑也袁子曰初出遲重也營重複後轉降未進兵欲戰亮勇而能鬪三郡反而不速應此其疑徵也曰何以知其勇而能鬪也袁子曰亮之在街亭也前軍大破亮也去數里不救官兵相接又徐行此其勇也亮之行信士卒用命赴險而不顧此所以能鬪也曰亮帥數萬之衆其軍安靜而堅重安靜則易勸堅重則可以進退亮法令明賞罰所興造若數十萬之功是其奇者也所至營壘井竈遺闕審籬障塞皆應繩墨一月之行去之如始至勞費而徒爲飾好何也袁子曰蜀人輕脫亮故堅用之曰何以知其然也袁子曰亮治實而不治名志大而所欲遠非求近速者也曰亮好治官府吹

不亦優乎或曰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也有國者不務保安境內
綏靜百姓而好開闢土也征伐天下未為得計也諸葛丞相誠
有匡佐之才然處孤絕之地戰士不滿五萬自可閉關守險君
臣無事空勞師旅無歲不征未能進咫尺之地開帝王之基而
使國內受其荒殘西士苦其役調魏司馬懿才用兵衆未易可
輕量敵而進兵家所慎若丞相必有以筭之則未見坦然之勲
若無筭以裁之則非明哲之謂海內歸高之意也余竊疑焉請
聞其說荅曰蓋聞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之地而有天下皆
用征伐而定之指遜而登王者惟舜禹而已今蜀魏爲敵戰
之國勢不俱王自操備時彊弱縣殊而備猶出兵陽平禽夏侯
淵羽圍襄陽將降曹仁生獲于禁當時北邊大小憂懼孟德身
出南陽樂進徐晃等爲救圍不即解故蔣子通言彼時有徙許
渡河之計會國家襲取南郡羽乃解軍玄德與操智力多少士
衆衆寡用之行軍之道不可同年而語猶能暫以取勝是時又
無大吳掎角之勢也今仲達之才減於孔明當時之勢異於曩
日玄德尚與抗衡孔明何以不可出軍而圖敵邪昔樂毅以弱
燕之衆兼從五國之兵長驅彊齊下七十餘城今蜀漢之卒不
少燕軍君臣之接信於樂毅加以國家爲脣齒之援東西相應
首尾如蛇形勢重大不比於五國之兵也何憚於彼而不可哉
夫兵以奇勝制敵以智土地廣狹人馬多少未可偏恃也余觀

反周相繼以髮號異影觀音之有餘魂而有靈
宜其識諸 王隱晉書云李興密之子一名安

諸葛亮傳第五

蜀書

國志三十五

